

王子复仇记

[英] 莎士比亚 / 原著 · 1 ·

出版社：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

书号：ISBN 7-5039-2037-9

版权所有：北京焐子工作室

类别：精典课外读物

出版时间：2005-1-16

字数：26万

内容提要：

《王子复仇记》大约作于1601年，是莎士比亚的最主要的作品之一，和《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斯》并称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具体故事情节梗概如下：

哈姆莱特是丹麦王子，在德国威登堡大学接受教育。因为父王猝然死亡，他心情沉痛地回国。在他的密友霍拉旭以及中尉、少尉的指引下，老王的鬼魂向他显现，并告诉他，父王是被现在的丹麦国王——他的叔父施奸计害死的。哈姆莱特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他既怕泄密，又怕鬼魂是假的，心烦意乱，只好装疯卖傻。这时他的叔父即国王怀疑他，并派人监视他的言行，甚至利用王子的挚友罗森和凯尔丹。哈姆莱特的佯疯为大臣波洛涅斯的女儿奥菲莉娅深切地同情着。王子趁伦敦来的剧团进宫演出的机会，写了一部阴谋杀兄篡夺王位的剧作让他们去演，结果，戏未演完，叔父便仓皇退席。国王的作贼心虚完全暴露。王子与国王交谈时，波洛涅斯躲在幕后偷听，在争执中王子一剑刺死波洛涅斯。奥菲莉娅伤心过度，又深为王子担心，竟然真正发疯了。国王使用借刀杀人的方法，派王子去英国，并叫监视他去的罗森和凯尔丹带去密信一封，要英王在王子一上岸后便将他斩首。但王子在半路机警地掉换了密信，反叫英王杀掉罗森和凯尔丹，他自己跳上海盗船，结识了福京普拉斯，并得其帮助回到祖国。回来后，王子知道了奥菲莉娅溺水而死。国王巧施奸计，以甜言蜜语哄骗奥菲莉娅的哥哥雷盖兹，雷盖兹对王子满怀仇恨。在王子和雷盖兹的有预谋的比剑中，国王利用毒剑、毒酒置王子于死地，雷盖兹也中了毒剑，国王最后被王子手刃而死。临死前王子宣布将王位传给福京普拉斯。

王子复仇记

目 录

导读.....	002
1 城楼鬼事.....	004
2 王子之怒.....	015
3 父与子.....	028
4 别宴.....	036
5 王子发疯.....	045
6 走廊邂逅.....	064
7 蝙蝠.....	074
8 “捉老鼠”.....	087
9 海盗船.....	101
10 织有花纹的地毯.....	114
11 圈套.....	126
12 王子归国.....	139
13 墓地.....	149
14 比剑.....	150

导读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诞生于英国的英格兰中部，艾汶河上的斯特拉特福镇。小时候，他可以每年观赏到从伦敦来的剧团的巡回演出。他进过文法学校（中等学校），学习了一些拉丁文和希腊文，接触了一些古典文学作品。14岁时，他被迫辍学自谋生计。大约1585年左右到达伦敦，当上了一名雇佣演员。1590年他开始编剧，升为股东演员。他在以后的20多年时间里，共写出长诗两篇，“十四行诗”154首，戏剧37部。后来，他收入颇丰，并在故乡购置巨宅和地产。44岁时，他归居故乡，直至逝世。莎士比亚是西方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诗人和剧作家。他的剧作多借用众所周知的史传和民间故事，并赋予其现实的生活气息，塑造的人物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令人难忘，再加上生花的文笔、清秀的风格，更有进步深刻的思想为后盾，使得他的剧作久传不衰。

《王子复仇记》大约作于1601年，是莎士比亚的最主要的作品之一，和《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斯》并称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具体故事情节梗概如下：

哈姆莱特是丹麦王子，在德国威登堡大学接受教育。因为父王猝然死亡，他心情沉痛地回国。在他的密友霍拉旭以及中尉、少尉的指引下，老王的鬼魂向他显现，并告诉他，父王是被现在的丹麦国王——他的叔父施奸计害死的。哈姆莱特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他既怕泄密，又怕鬼魂是假的，心烦意乱，只

好装疯卖傻。这时他的叔父即国王怀疑他，并派人监视他的言行，甚至利用王子的挚友罗靳和凯尔丹。哈姆莱特的佯疯为大臣波洛涅斯的女儿奥菲利娅深切地同情着。王子趁伦敦来的剧团进宫演出的机会，写了一部阴谋杀兄篡夺王位的剧作让他们去演，结果，戏未演完，叔父便仓皇退席。国王的作贼心虚完全暴露。王子与国王交谈时，波洛涅斯躲在幕后偷听，在争执中王子一剑刺死波洛涅斯。奥菲利娅伤心过度，又深为王子担心，竟然真正发疯了。国王使用借刀杀人的方法，派王子去英国，并叫监视他去的罗靳和凯尔丹带去密信一封，要英王在王子一上岸后便将他斩首。但王子在半路机警地掉换了密信，反叫英王杀掉罗靳和凯尔丹，他自己跳上海盗船，结识了福京普拉斯，并得其帮助回到祖国。回来后，王子知道了奥菲利娅溺水而死。国王巧施奸计，以甜言蜜语哄骗奥菲利娅的哥哥雷盖兹，雷盖兹对王子满怀仇恨。在王子和雷盖兹的有预谋的比剑中，国王利用毒剑、毒酒置王子于死地，雷盖兹也中了毒剑，国王最后被王子手刃而死。临死前王子宣布将王位传给福京普拉斯。

· 4 ·

1 城楼鬼事

故事发生在一千多年以前丹麦的海滨城市显露西港城。

“最近城外的哨楼上，天天夜里都在闹鬼。城里城外到处都能听到这样的谣言。”

“不会是假的吧？”

“不信你可以问一问昨天晚上在哨楼上站岗的士兵。那个士兵也许是因为受到了惊吓，听说到他现在还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呢！”

事情就这样被神乎其神地传开，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这之后，连平时看上去很大胆的士官们，也不免害怕起来。每次轮到站步哨的时候，不是说肚子痛啦，就是说头痛，大伙儿都想尽办法能躲就躲。

“如果对方是人的话，不管他怎么凶狠，咱们都不用害怕。可是，鬼这种东西，就好像烟似的，砍也砍不到，打也打不着，咱们有生以来就讨厌鬼这种东西。”甚至有人故意编出像这样莫名其妙的理由来。

哨楼修建在城外伸靠海的一个高大岩石上。这个哨楼时刻都有哨兵在站岗。

丹麦的邻国英国、法国、德国都虎视眈眈，从没有放弃侵略邻国的机会，都想设法扩展自己国家的领土。

因此，即使是海上，敌人的军舰随时来进攻，都是有可能的啊！另外，还得防备在北海上出没的强大海盗集团。所以要分分秒秒地注意，如果疏忽了对海上的警戒，说不定就会造成很大的祸患。

· 5 ·

虽然很怕鬼，站步哨是不容许忽略的。今天晚上，也是由一个大胆而英勇的士兵站在哨楼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大海。

黑暗中，白色的浪花看上去就像魔鬼张牙舞爪，强劲的海风从耳朵边掠过，发出凄惨的呼啸，仿佛要把人吹走似的。

“哇！好冷啊！还真受不了。”

哨兵的身子不停地颤抖着。同时，披在他身上的盔甲，还有盔甲上的金属制品也叮当作响。

接着，他又想起那鬼的故事，因此开始忐忑不安起来。也许是被那让人恐惧的风吹过的缘故吧！连这个胆大自负的士兵也抖个不停了。

接班的人快点来吧！时间已经快到了，那家伙究竟怎么搞的？”他自言自语地说着，眼睛差点就掉下泪来。

已经快到午夜零时了。所谓零时也就是半夜。

海浪和冷风很快地大起来了。

“夜里风浪这么大，敌人肯定不会来进攻。就是敌人的船来了，也没有办法靠岸，要是碰上了暗礁，肯定会让他碰得粉身碎骨。时间也快到了，下去迎接那位接班的老兄吧！”

他一边儿自言自语地说着，一边儿把那长矛扛在肩膀上从打哨楼上走下来，一步一步地走到岩石上那个狭窄的石阶上。

“谁？”

当这个哨兵正走下石阶的时候，下面传来了一个响亮的叫声。

立即拿出长矛，采取攻击的姿势。对方如果靠近的话，就从上面扎下去。同时他反问道：

“谁？这正是我所要问的话。站住！别往前走！快报上姓名来！”

“丹麦国王万岁！”这时突然听到下面有人在这样嚷着。 · 6 ·

“丹麦国王万岁”，这是他的接头的一种暗号，也就是所谓的“口令”。如果对不上口令的话，那就比较可疑，即使是被矛刺死了也不能伸冤的，这是军队里的一种规定。

“啊！那口音的确是少尉。”

“对了，我就是少尉。你是岗卫吗？辛苦了。”

少尉说着就走了上来。因此，这个哨兵马上就采用立正的姿势站在那里等候着。

“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的事情吧？”

“是！什么事也没有。……因为交班的时间快到了，所以我正准备下来看看。”

“嗯，原来是这样。刚刚敲过十二点，今天夜里的步哨由我来接替，你可放心地回去睡觉啦！”

“辛苦您了，少尉。”

这哨兵向少尉敬了一个礼，目送着少尉走上去，然后自己就走下来了。

“噢，等一下！”少尉回过头来叫住了这位快要下班的士兵。

“是！什么指示吗？”

“真的没发生什么异常的事吗？”少尉不放心似的又重复

问了一句。

“是的，连一只老鼠叫的声音都没有。

当少尉放下心来，但他心里似乎又觉得有点儿好笑。

“好，我知道了。上面的风是不是挺大的？”

“嗯，现在风太大了要是站在那儿放哨，北风吹得让人冷得刺骨，我想心脏都会被冻得不能跳动了。”

“唔，你这么一说，连我这个自认勇敢的人也要打起哆嗦来了。老实告诉你，谣传说每天晚上在这个哨楼上有鬼怪出现。所以今天晚上我和中尉以及哈姆莱特王子的朋友霍拉旭，约定在此相会。我们三个人要亲眼看看那鬼怪会不会出现。如果你在半路上碰到他们，你就告诉他们我已经在这儿等着啊！”

“遵命……啊！听见啦！这个咚咚的脚步声一点儿也没有错。你听，是不是越来越近了？”

那士兵挺直着腰板儿，侧着耳朵仔细地听。

格咚、格咚的鞋声，混杂着刀碰拌石头的声音，还吸低沉的谈话声，而且越来越大了。

“站住！是谁？”

士兵的职责所在，等脚步声走过时就大声嚷一起来，同时也提起了长矛作预备姿势。

“丹麦国王万岁！”

下面的人所回答的，和刚才少尉所回答的一模一样。

“好，那么，就请报上姓名来！”

“霍拉旭。”

“效忠国王的中尉。”

哨兵于是又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礼。

“少尉早就在等候着呢！”说着又敬了一个礼，然后沿着刚才那两个人上来的石阶走了下去。

“噢！霍拉旭先生、中尉阁下，欢迎两位应约而来，辛苦了。”

从漆黑的前方，传来了少尉的声音。

“你已经到那儿了吗？少尉。”霍拉旭问道。

三个人结伴向高台上走去。

“啊！好大的风呀！”霍拉旭背着风吹过来的方向说。虽然这样，时间已经到了，大概鬼怪也快出来了吧？来的这三个人都是不怕死的勇士，我想连鬼也害怕起来了！今天夜里恐怕鬼也要告假休息了吧？哈哈！”说着便壮着胆子笑了起来。

“少尉，你先听我说几句，不管怎么说，霍拉旭阁下不相信。他认为鬼这个东西是胆子小的人编造出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这亲眼看到鬼的人，不就成了胆小的人吗？”

中尉一本正经地说。

“我记得并没有谁说过你是胆小的人啊！现在这种时代讲鬼，简直可笑至极。假使相信它的话……而且，又不是女人或小孩子，你老兄不仅是个堂堂男子汉，而且还是个武艺高超的军人……”

“瞧！他又那么说了。这些高见，必须等到最后，看看究竟有没有鬼出现，到那时再来向你请教。也不迟。”

中尉和霍拉旭竟抬起杠来了。于是，少尉便从中打圆场地说道：

“好啦，好啦！请两位静一点儿吧！我和中尉在昨天晚上之前，其实也和霍拉旭阁下一样，哪里会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鬼。可是，昨天晚上就不得不改变这种想法。总而言之，我们带你到晚上看到那鬼怪的地方去吧！”少尉说着便站了起来，然后往哨楼下边走去。

风和海浪的声音混在一起，依然呼啦呼啦地作响，使得恐怖气氛更加浓厚……

“就是在这儿，坐在这块石头上等着吧！”

少尉已经坐在那四四方方的石台上，搂着另外两个人也并排坐了下来，少尉的眼睛一直紧盯着前方，然后用手指着说道：

“霍拉旭阁下，你看！就在那片地方，在云和云的缝隙，有微弱的星光在闪烁！那是北斗七星的第四星，就在那颗星的下边儿。喏！喏！”说着，刚好就在手指的黑黝黝的地方，忽然闪出一点点亮光，在那儿，可以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 9 ·

“咳！它出来啦！出来啦！霍拉旭阁下，你瞧那个！你还能再说这是骗人的吗？你可以仔细看一下来了，渐渐朝这边来了呀！”

中尉一边好像用手弹开什么东西似的，一边将脸儿藏了起来，同时，浑身开始不断发抖。

“啊！直让人受不了，简直叫人毛骨悚然！好像来了阴灵，要把我带到地狱里去似的。霍拉旭阁下，霍拉旭阁下，你看！那就是鬼呀！”少尉把手搭在霍拉旭的肩膀上，使尽地摇晃着他。

霍拉旭一直盯着那个“鬼”。

接着，那模糊的鬼慢慢地变得越来越清楚了。他们现在才知道，那鬼正用它可怕的脸，面对他们三个人呢！

“哦！真的是这样。”霍拉旭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才开始说话：“我输了，你的说得对。不过，这真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一点儿也不错，那确实确实是个鬼。”

霍拉旭看到眼前这种事实，再也不能不信他的话了。

“这真是怪事，再也没有比这种事更奇怪的了。简直不能叫人相信。但是，你又不信，而且……噢！等一等。这个鬼，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呀……啊！对了，那不是国王嘛！看他穿着那雄伟的盔甲，就知道他是前些日子死去的先王，样子和他在世的时候那个威风凛凛出征的雄姿一模一样嘛！”

霍拉旭喃喃地说着，不一会儿，便倏地站起来，向鬼的方向走过去几步，手握着手柄，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他大声喊道：

“到底是谁呀？站在那儿的难道不是鬼吗？还是恶魔在做恶作剧呀？你装扮出先王在世时候的形态，每天晚上出来吓人，真叫人感到奇怪。或者还有其他的原因吗？有的话快说出

来给我们听！答话呀！” · 10 ·

霍拉旭走了一、两步后，那个鬼慢慢悠悠地朝后面退了过去。同时，影子也越来越淡，就好像当初刚出现的时候一样模糊，并且，渐渐像要消失的样子。

“停住！停住！在你消失之前，必须回答我的话！答话呀！”霍拉旭大声地嚷着，想制止住鬼的消失。结果只是白费唇舌而已，鬼就像蜡烛火被吹熄了似的，什么都看不到，剩下的依旧和原来一样，只是一片漆黑。

“唉！最终还是让他跑掉了。”霍拉旭懊丧得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怎么样，霍拉旭阁下？这下子你总算明白了吧？还认为我们是没有胆量的人吗？”中尉看过来说。

霍拉旭好像刚刚做了一场噩梦没有醒过来似的，站在那儿没有反应，然后，他心里边想道：

“怎么样我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啊！但是，刚才我已经亲眼看到了，还要怎么说呢我只能看出他像是死去的国王。可是，先王为什么要以这种鬼的姿态出现呢？真叫人费解。唉！简直把我搞糊涂了。”

但是，过了一阵，他好像有了新发现似的，抬起头来问两位军官：

“你们对于这件奇怪的事情，有什么看法？”

“嗯……”

两位军官相对而视。

“我想这是我们这个国家将要出乱子的先兆……”

霍拉旭这番话不禁让两位军官担忧起来，于是问道：
能出什么乱子呢？

“是不是事情很严重？”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有那么一种感觉，似乎并不简单。” · 11 ·

你们有没有什么预感？最近，国内有什么特别异常的地方吗？”正在冥思苦想的中尉，好像想到了一件什么事情，使尽拍手说道：

“这样说来，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政府最近大规模制造大炮、军舰。每天征用很多老百姓，忙得不可开交，真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原因，是不是要跟某一个国家打仗训练士兵，更要士兵熟练运用矛和刀，那种积极的操练情形，是从来也不曾有过的。你说是不是？少尉！”

“中尉刚才所说的一点都没错。”

霍拉旭本来是抱着两只手在静静地听，现在他突然把手张开，兴奋不已地说首：

“嗯！也许就是那件事也有可能。啊！战争要爆发啦，敌人也快要来进攻啦，大家鼓起劲来吧！先王可能就是为了鼓励广大军民才会这样做的。”霍拉旭想起了先王生前的事情，然后继续说道：

“啊！想想以前的事情，好像就在眼前。那威风凛凛的英

姿……先王身披白色的盔甲，骑着白马，庄严地矗立在队伍的前面，然后，和那以刚勇闻名的挪威国王，作一对一的比武……啊！那天下着大雪绰号叫做‘鬼’的挪威国王，一只手舞着一根没有三个人肯定抬不起来的重矛，骑着马跑向站在比武场中的先王旁边来。双方的侍卫都咽着吐沫十分紧张地观战。先王静静地移动马儿所站的位置，口角上露出了和蔼的微笑，然后说道：

‘挪威王呀！沉住气向我这边刺吧！我们打一个赌怎么样？今天如果你胜了，那么我的国家就是你的。万一我胜了，那么你的国家也就是我的。怎么样？’

两位国王互相约定，一言九鼎，然后开始比武。矛与矛鏖 . 12 . 鏖相接，一会儿胶着，一会儿又分开了。打了两、三个回合之后，突然间，挪威国王从马上一个倒栽葱跌了下来，撞在一块坚硬的冰块上，脑袋迸裂当即死亡。胜负已经很明显，不用说人家都知道，我们英勇的国王胜利了。这样之后，挪威王国的领土，一大半归入了我国的版图。过了几年，挪威王子福京普拉斯等，为了要夺回他们父王所失去的领土，不自量力地召集部属，训练精兵，想等我们不防备的时候，大举进攻，因此，我国也不得不防患于未然，做好许多充分的准备。中尉所说的赶造大炮和军舰，也就是为了这些……嘿！离福京普拉斯的攻击已经不远了吧？”

“你说得对，霍拉旭阁下。听说好像是昨天吧！挪威派来了一位使者会见我们的新王，说不定就是下战书向我国挑战呢！也许就因这个原因，所以先王将御驾亲征时的英姿显现给大家看。”少尉觉得这件事情是先王在显灵。

可是，霍拉旭却不以为然，又重抱起双手，好像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

“不对！你们所猜的这些事情，都是似是而非的不可靠。从前有一位叫做凯撒的英雄，他被反对党的人暗杀刺死在议院里，也许是老天爷对这位伟人的死亡非常怜惜。所以，在他被害的前一天，听说那些死过多年的人，都从坟墓里走出来，在街上乱跑。弄不好我们这个国家会降临比战争更残酷的灾祸！因此，我总是定不下神来。……嘘！不要出声。你们看！又在那个老地方出现了……”

当霍拉旭看见这个情形，立刻用手指了过去。军官们仔细一看，还是刚才那个鬼。

“停住！别走。假如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就说好了。”

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没关系，霍拉旭心想，这回绝对不能让他逃掉，因此就走向前去靠近了他。 . 13 .

但是，他说的这些话不知道对方听懂了没有，只见那个鬼又飘飘忽忽地向空中散去，并且影子也越来越淡了，好像又要消失了。

“把这个鬼叫住，让它停下来！”

霍拉旭这么一嚷，两位军官大叫两声，都把军刀从刀鞘里

拔了出来，警告似地喊道：

你不怕死吗？

鬼衣旧没有答话，因此，两位军官一左一右举起军刀砍了过去。中尉的刀只是在空中乱砍一通，少尉的刀却碰到了一块石壁，“锵！”的一声，火花四溅，而那个鬼的影子，产生了一阵阴风，轻飘飘地浮上天空去了，接下来，就像一盏灯被吹灭了似的消失在黑暗中。

“真可恶！”

“又让他给跑了。”

三个人十分懊丧地呆望着那个鬼所消失的地方。

就在这个当儿，遥远的海空已经泛出鱼肚样的白色了。

远方传来几声鸡叫，预示着天已经亮了，它划破了静寂的天空。“啊！天亮了。”

“就像刚做了一场恶梦。”两位军官互相望了一眼，如释重负似的说着。

“守夜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接班的士兵也快要来了吧？

不过……”霍拉旭轻过脸去对着两位军官，然后改变了口气继续说道：

“我想最好不要把这件事传扬出去，我们只告诉哈姆莱特一个人吧！两位的意见如何？”

“当然很好。那么，就只是悄悄地把这件事报告我们所崇拜的王子吧！你说好不好？少尉。”

“我非常赞成。”

三个人商量好久以后，大口大口地吸了一下早晨那柔和而清新的空气，接着就从石阶上走了下来。

可是，鬼为什么每天晚上要在出现在哨楼上空呢？霍拉旭那样急切地问，为什么不说一句话，就消失了呢？

2 王子之怒

霍拉旭和两位军官，在哨楼上看到鬼而悄悄回来的那天早晨，城里传来一阵国王临朝的响亮号声。

这座王城的城墙，就好像是由一块非常巨大的天然岩石所凿成，它是那么巍峨、雄伟而坚固。

王城最高的地方有一个大厅，厅的中央有两张象牙椅子上面用美丽的宝石所镶成，那是国王和王后的座位。

丹麦的新国王叫克劳狄斯，是两个月突然死去的先王的弟弟。

先王不只是一位英勇而果敢的国王，还是一位对待人民和蔼可亲的国王，保受老百姓的爱戴，他把国家的事情治理得井井有条。

王子哈姆莱特不但聪明过人，而且学识渊博，并且又很重情义。因此，丹麦的王室甚至是其他的国家，谁都认为丹麦会长久地保持安定而又繁荣的局面。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不能尽如人意的。

在两个月前的一天发生这样一件奇异的事情：先王因为处理政务，感到非常劳累，于是走到室外，坐在树阴下打起瞌睡来了。正当这个时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条毒蛇，咬了正在午睡的国王一口，于是毒液立刻传遍全身，等他的侍卫们发觉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御医们都束手无策，只是说：

“脉搏非常微弱，差不多快要停止了，这种情形，并不是医药的力量所能够挽救的。” · 16 ·

丹麦举国上下都为国王的不幸去逝而悲恸。

以挪威的福京普拉斯为首的那些邻近的国王们，都虎视眈眈地准备着随时攻打丹麦。国家一旦没有国王，弄不好就会出很大的乱子。

于是，以大臣波洛涅斯为首，所有的官员都紧在一起开会商讨如何选定继承人这件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事情。

虽然一部分具有正义感的武将们，认为应该由王子哈姆莱特继承王位，才是名正言顺的事。可是，波洛涅斯大臣却主张由克劳狄斯继位，他的理由是：

“哈姆莱特王子太年轻。在处理对内、对外的各种繁重的国家大事上，只有克劳狄斯比较有这样的能力。”

这样一来，终于决定了由克劳狄斯继承王位。新王克劳狄斯算起来，是哈姆莱特王子的叔叔。

先王是位雄伟、英勇而有风度的人。克劳狄斯却是个外表忠厚、心怀奸恶的人，满肚子净是些坏心眼。

克劳狄斯从接位的那天起，口头上虽然表示对兄王的驾崩感到十分悲哀，心里却是高兴得不得了。他召集了左右，一整天一整天，甚至有时候通宵达旦地举行盛大豪华的宴会，尽情饮酒作乐。

今天早晨，他又因为昨天夜里的酒醉还没有醒，摇晃着身体，由侍从们扶着，才坐上那镶有宝石的象牙椅子。

以大臣波洛涅斯为首的许多官员，按照国王的好恶作为顺序，早已各就各位，在那儿等待国王的训示。

哈姆莱特和母后，也坐到他们自己的位置上。不一会儿，国王抬起了头，环视了一下四周，接着开口说道：

“大家听着！现在有一件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事情要告诉你们，希望大家牢记在心中。因为先王的英勇而失去了领土的挪威国王的小儿子——福京普拉斯，他想着先王死了以后，我们的国家就会乱起来，昨天派了一个使节来，叫我们归还他们的土地。假如我们说声‘不还’，他们就要用武力来夺取。还说，到那时候，恐怕要在战场上见。嘿！他们简直胆大妄为，不自量力。”

在座的官员们听了这番话，都认为战争就要爆发了。因此，你一句、我一句地便大声议论起来。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请大家安静一点！有什么意见，也要等我把话说完了再提出来。”

“大家有目共睹，我是不愿意参加战争的。可是，侵略者却有意挑起战争事端。不过，即使他们来攻，像福京普拉斯这种小鬼，哪里会禁得起我们反攻。只要一战，保险他就垮台的。对了！一定得给他点儿颜色看，让这小鬼知道我们的厉害。

“我的想法是，百姓们好不容易刚从先王那种血腥四溢的多年战争中解放出来，应该让他们享受一点儿太平盛世的安乐日子。没想到，又有人闹着想打仗。这怎么能不教我为人民惋惜呢？”国王堆着满脸的奸笑，然后接着又说：

“我总是想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和他们和平相处，所以，我日夜都为这件事绞尽脑汁。现在，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福京普拉斯是这小鬼的叔父，现在正统治挪威边界上一个小小的国家，他是我过去的好朋友，我打算还给他一半的领土，让他下令禁止福京普拉斯军队的行动。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计策吗？因此，我派了两个使臣前往谒见他。喂！那两个人呢？到前面来！”

克劳狄斯王听说福京普拉斯也像他父亲那样强悍，所以，还没有打仗就先怕得不得了，但他却拚命想不让别人看穿他的懦弱胆小。两个使臣走到他的跟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国王便把一卷写在羊皮上的信，交给了其中的一个人。

“这一件极其重要的差使，你们得好好地完成任务。这封信虽然写得很详细，不过，你们还得随机应变，处理妥当才好。”

“是的。我们两人为了国家，为了国王，即使冒着生命的危险，也不会辱命的。国王！请您尽可放心。”

“唔！好，好！你们总算还知道忠义，我们在这里也虔诚地祈祷，祝你们早日完成使命。一路顺风吧！”

这两个人又毕恭毕敬地行了一个礼，然后才退了下去。

“喂！波洛涅斯的儿子雷盖兹呀！听说你好象有事情要来求我是吗？什么事呀？可以说给我听听看吗？是不是想要土地呢？还是需要钱？还是要讨个夫人呢？不管你提什么要求，只要是它符合你的身份，我会立刻设法替你解决的。我和你父亲，并不是像君臣之间的那种关系。虽然是亲戚，但实际上比亲兄弟还要亲密哩！知道了吧？雷盖兹。”国王很兴奋地向着这位看上去很有出息的青年说。

青年虽然沉默了好大一会，但是过了一阵，就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抬起了他那白皙的脸说道：

“对不起！我要求国王让我回到法国去。我是为了参加国王的登基大典而来的。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完，所以，无论如何请国王准许我的请求。”

“如果有很多事情必须等你回去处理，那我也就不勉为其难了！好吧！让你回法国去也好。但是，光是我答应也不成呀！主要是要看你的父亲波洛涅斯对于这件事有什么样的想法了！”国王话音刚落，就转过头去看了一看坐在身旁的大臣波洛涅斯。那白须飘飘的老人——波洛涅斯起身离开了座位，站起来鞠了

个躬，同时随即以诚恳的口吻说道： . 19 .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么喜欢法国，这小家伙连睡觉的时候也好像梦想着到法国去。也许是过分向往的缘故，连我也被他这种痴念感动，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国王！您就让他到法国去吧！”

“那算了吧，雷盖兹！那么，你愿意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好！”

雷盖兹一听到此，就很高兴地告退出去了。

“那么，今天的会议也就到此为止了……噢！站在那边的哈姆莱特呀！你靠近我一点儿！”国王装出一脸和蔼的笑容，向站在远处的哈姆莱特王子招手。

“自从王兄驾崩以后，你就是我哥哥留下的唯一血脉，对我来说也是最亲的侄儿。现在，我虽然继承了王位，但我却没有子女来继承我将来的王位。所以，将来这个王位迟早是你的。从这点来说，你已经不是我的侄儿，而是我的继承人，也可以说是我的王子了，我是真心把你当作我亲生儿子一样看待的啊！”国王说话玲珑乖巧，哈姆莱特王子只是垂下头去表现出很为难的神色，听着他这番笼络的话。

“哈姆莱特，你怎么啦？看上去好像无精打采的，脸色又那么没有血色。你看我对你，把你看成是我自己的骨肉那么关心。假如你有什么心思，可以坦白直率地告诉我，让我助你一臂之力，快不要老是那么愁眉不展的。”国王越是说些讨好的话，哈姆莱特王子越觉得肉麻、可笑。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也只有隐忍不发。

“噢！你可能还在深切悼念死去的父王。那也难怪！一个做儿子的，当他父亲去世以后，当然是悲痛难当的。你这番孝心使我非常感动，这才是真正的父子之情。不过，也不必过分难过，总要有分寸的呀！”国王的话渐渐带着点儿责备的口吻，然后继续说道：

“假如悲伤过度伤了身子，这不但不是孝顺，简直可以算是不孝了。我想，这一定不是在九泉之下的先王所愿意看到的。当年，你父亲也曾丧失过父亲呀！为人子者最大的孝行，是如何继承先业，而使它发扬光大创造一番丰功伟业，并且还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对不对？你们大家说是不是？”克劳狄斯王说着，同时，意味深长地看了左右部属一眼。

“那是千真万确的至理名言。”波洛涅斯和其他的官员，都不约而同地附和国王刚才的这番话。

“哈姆莱特呀！你听到了吗？在座的不是都赞同吗？以后，要把对父王的事想开一点儿，抖擞精神来，回复快乐开朗的天性。还有，听说你要回到城外的大学，是吗？那可不行呀！你是一国的王子，如果远离国家，我和王后，还有大臣们，都会为你牵肠挂肚的呀！你知道吗？”

“是的，我知道。”

“那么，你愿意留在王城里啦？”

“是的。”哈姆莱特王子勉强从牙缝里挤出这一句话。

国王听了他这样回答以后，又环视各位。接着又说：

“温驯善良的哈姆莱特，既然服从了我的话，愿意永远留在这王城里，大家都心满意足了！我也欣喜万分。这样一来，丹麦的王族也永远万世一系地繁衍下去。那么，今天大家就来庆祝一番吧！快把准备好的酒肴拿到这儿来！”国王把黄金镶成的权杖在地板上咚咚地敲了两下，这是一种暗号表示发号施令。不一会儿，就从隔壁的房间里送来香喷喷的酒、烤好了的整只小牛，以及鱼、水果，还有其他各色各样的山珍海味，陆续地端了上来。

首先是国王，在硕大无比的金酒杯里斟满了一杯酒，其余 . 21 . 的人也依职位的高低，按次序斟上了酒，然后大家站起身来，举起酒杯吹呼不已：

“国王万岁！”

“哈姆莱特王子万岁！”

接着，各人举起酒杯畅饮不断。

但是，唯有王子，他的酒杯里虽然也斟着满满的酒，他无动于衷，只是一直在沉思着。那些熙熙攘攘的喧哗声，他好像充耳不闻似的。他那高雅庄严的脸色，仿佛蒙上了一层乌云，看上去苍白得很，额角上暴起了一条青筋，双目呆滞，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脸颊比过去瘦了，嘴唇不住地颤动，看上去不是忧愁满腹，便是有病的样子。

王子突然深深地叹息了一声。这时候，其余的人都在开怀畅饮，而且越来越沉醉了。

喝酒的声音、吃东西的声音、碰杯子的声音、喧嚷笑闹的声音、歌唱的声音，汇集成一片。于是，王子趁大家闹得正欢的时候，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大厅。

哈姆莱特穿过好几间大理石砌成的厅房，好像在逃命似的，一直向外奔了出去。

在大厅饮酒作乐的那些人，尽情放纵作乐。虽然这种声音渐渐遥远了，但是，却从那在作战时射箭用小窗子里，传来了北海气势汹汹的浪涛声。

王子在那小窗口旁边伫立片刻，听那海浪的声音。

他那日思夜想的父王影子，忽然出现在眼前。于是，悲伤的眼泪情难自抑地流了下来。

“哈姆莱特王子殿下，您也到这里来了吗？”

他虽然听到了这种呼唤的声音，但是，却淡漠地没有回过头去，仍旧呆呆地站在那儿，只是心不在焉地”唔……唔…… . 22 .

“应了两声。等到他发觉这呼唤的声音非常熟悉的时候，才回过头去。

“咦？是你？霍拉旭！”王子又惊又喜没想到竟会是同学在叫他。

“是的。我正是霍拉旭。”

“我以为你还在学校里呢！什么时候回到这里来的？为什

么回来不立刻告诉我呀？”

“是昨天回来的。因为昨天晚上搞了一个通宵，累得精疲力竭，刚刚起床不久，为了想要见您，所以赶紧来这里……”霍拉旭说着说着，忽然注意到王子这副消瘦苍白的面孔，陌生的象另外一个人，不禁吃了一惊，心里难过得连话也说不出，只是专心地凝视着王子的脸。

“霍拉旭！真不知道话从什么地方说起才好。在这段和你分离不太久的时间里，世界上的事情可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我们这个国家，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喏，听到了吗？这是从宫里的大厅传出来的……那些醉鬼，一天到晚总是这样放纵寻乐。庄严的艾尔西诺王城的王宫，一夜之间，竟变成了这么荒唐的地方，王城里就像是那些杀牛的和工人的作坊和工厂了。唉！要是父王在世的话……”王子说不下去，同时，还用双手捧着头。

对王子了若指掌的霍拉旭，这时候难受得无法排遣王子的忧伤，恨不得与王子一起沉浸在痛苦的深渊。

“我十分了解您的心情。先王不但是您的父君，也是人民所爱戴的国王，当然难怪您悲伤如此。”

“谢谢！谢谢你！你这席话，我十分感激。这许多家臣之中，谁也没有向我这样说过。今天，净是一些阿谀奉承的家伙，他们的视线只凝注在名利上面，能够记得先王恩惠的人寥寥无几。虽然我也知道沮丧、悲愤、叹息，都是亡羊补牢的，可是，我仍按捺不住心里的悲痛。因为，无论怎么样，再也不会见到像父王那么慈爱的人了啊！”

霍拉旭悄悄地用手帕去擦眼眶里的眼泪。

他正在暗自估量，是在这儿和王子谈呢？还是等下次有机会再和王子说呢？可是，一会儿，他两眼坚定地望着王子，挨近哈姆莱特王子的身旁去。

“哈姆莱特殿下，您刚才说永不会见到的那个人，我昨天夜里却看见了呀！”

也许霍拉旭这番话有点出乎意料，王子没能立即明白他的意思，所以感到相当费解。

“你所看到的是谁呀？请再说明确一点儿好吗？”

霍拉旭便把嘴巴凑到王子的耳朵边，轻轻地说：

“是您的父君！王子我看到先王啦！”

王子一听这话，倒吸一口冷气，后退一大步，不可置信地盯着霍拉旭的脸，然后有些生气地说：

“霍拉旭，连你也在捉弄我吗？请别拿我开玩笑好吧！我现在没有兴趣来跟你谈这些。你的神经不正常了吗？先王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他已经埋在坟墓底下两个月啦！如果说他又复活，那我是不会相信的。”

霍拉旭知道王子误会了，于是慌忙解释道：

“王子！请稍候。这也难怪您生气。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捉弄你，跟我一起看见先王的，另外还有两个人，这两个人立

刻也会到这儿来的。等这两个证人来了以后，再把详细的情况告诉您吧！”

王子听到好朋友霍拉旭这样自信满满地说，怀疑慢慢消失了一半。 · 24 ·

“好！那么，就等候那两位证人来了以后再说吧！”

王子这才稍稍放心，脸上的表情开始有丝喜悦。霍拉旭的心里也因此而心情舒畅了点儿。

等了大概有十分钟，从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

“两个人，他们一起来了！”霍拉旭的话刚说完，中尉和少尉两个人就一块儿出现了。

“霍拉旭阁下，你早就呆在这儿了吗？”

“王子殿下，您也……”

两位军官谦恭有礼地向哈姆莱特王子和霍拉旭打了个招呼。

“噢！你们两个人来得正及时。无庸讲什么礼节了，我们正心急如焚地在等候你们两个人呢！我刚才已经把昨天夜里那怪异的事报告王子了。但是，王子似乎不太相信，所以我请你们替我作证。现在，我把当时的情形描述一遍，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请你们两位再补充一下。”

两位军官点了点头，然后，大家向四周围看了一下，并且又走到门口看看是不是有人在偷听。

“王子殿下，请耐心地听我给你述说！昨天我回到王城里以后，听到这两位朋友谈起闹鬼的事情。起初，我也和您一样，认为这种事情很荒唐可知，可是，他们两个坚持说是曾亲眼目睹。因为光用嘴巴在那儿争论是永远得不到结果的，不如提出证据来，免得大家质疑。于是，就决定一块儿去查个水落石出。”

“王子听到了霍拉旭这番话，情不自禁地把身体凑了过来。”

“哦！那是在哪儿？”

“在外边高台的哨楼上。时间是在半夜过后到凌晨的这段时间。……”接着，霍拉旭便把昨天夜里所看到的情形，从头到尾详详细细讲给哈姆莱特王子听。哈姆莱特王子也一直侧着头聚精会神的静听霍拉旭的话。听完以后，未置可否，便对旁边的两位军官问道：

“你们两个人也亲耳听到了吧？霍拉旭刚才所说的话没有错吗？”

“事实和他所说的相符。”

“一点儿也不错。”两位军官异口同声地回答。

“这些话越听越令人费解，的确叫人难以置信。你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还愿意再前往看一看呢？”

“假如王子愿意叫我们去，我们当然愿意去。”霍拉旭一面回答，一面侧过脸去用探询的眼神看了一下两位军官，他们也点头表示赞成。

“鬼所穿的是全副盔甲吗？”

“是的。”

“面孔看得很清晰喽？你们能断定那就是父王吗？”

“的确是。”霍拉旭坚信不疑地回答。

“唔！那么，是怎么样的表情呢？是不是很勃然大怒的样子？”“不，好像有点儿失望和痛苦……”

“脸色呢？”

“十分苍白。毫无面色。”

“胡子白了吗？”

“和在世的时候一样，黑的里边夹杂着一些白胡子。”

“我明白了。”王子抱着胳膊，闭起眼睛，沉思了一阵，说道：

“今儿夜里我也加入，和你们一起到哨楼上去守夜放哨。”

“殿下，您……那不是太有失您的身分了吗？”少尉恐怕招人非议，不由得从嘴里留出了这句话。

“哪有什么屈尊不屈尊的？做儿子的要去会见父亲，还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还有，假如是什么鬼怪假扮父王的容貌，别有企图的话，我也不能坐视不管呀！总而言之，我要亲眼目睹这一切才会完全深信不疑，不过，我对三位有一个要求：这桩事不管结局如何，可不要向其他任何人泄漏啊！……”

“是！知道了。请您相信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会向任何人泄漏半点秘密。”

“为了王子，我们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即使粉身碎骨，也不会泄漏出去的。”

王子听了他们三个人这一番忠肝义胆的话，脸上不觉浮起了信任的微笑。

“多谢大家了。我想只有你们几位才是我的心腹。那么，今儿夜里十一点到十二点的时候，在高台入口的地方会合吧！”

“好的，殿下，我们就在那个时候会面吧！”

哈姆莱特王子和霍拉旭三个人告别了以后，便迈出那间屋子，又穿过几个房间，然后踏上楼梯缓缓走向自己的寝室去了。哈姆莱特王子或许因为心绪紊乱，一时出了神甚至进入了忘我的境地，不知身在何处。

“父王用全副盔甲的姿态出现，事情一定不寻常。说不定这是将出现异兆的兆头。可是，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啊！令人提心吊胆。天啊！您降快下夜幕吧！”

哈姆莱特王子虽然回到了自己的寝室，但是自己的一颗心，总是静不下来。于是在房间里迈着步子走来走去，心里仿佛一团乱麻。

从窗子里看过去，那城墙外边的海浪仍旧在咆哮呼啸。

一阵强悍狂飏的海风从窗子外边吹了直来，好像要把所有的东西卷到人烟罕见之处。王子就在那窗口站着，静静地瞭望着城外的高台。

哨楼看上去并不小巧而简单，楼的附近一点儿云彩也没有，一片蓝湛湛的天空，一只老雕逆着风在空中打旋儿。王子就朝着那个方向悲伤深切地呼唤：

“啊！就是那儿。父亲显灵的地方就在那边。……即使是

3 父与子

“啊！为什么今天时间这么冗长呢？为什么天还不黑呢？”

哈姆莱特王子焦躁难耐地在那儿等待着黑夜的来临。

四周渐渐地暗下来了。当屋子里都被黑暗所控制的时候，王子就好像得了救似的身心舒畅。

佣人进来把蜡烛台上的蜡烛点上火。

从清早就开始的酒席，好像仍没有终局，那喧哗的声音，不时传进王子的寝室里来冲击着王子的耳膜。

和霍拉旭他们所约定的十一点，这一段时间，简直是度时如日，那种烦躁不安的情形，在王子来说，真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因为听说高台上很寒冷，王子便穿上了羊皮背心，上面罩上一件短铠衫，另外把父王赐的那把用宝石镶成像十字架似的长剑佩在腰间，看上去真是一位威风凛凛的武士。他的头上并没有戴钢盔，把头发随便地披在后面，连佣人也没有嘱咐一声，便悄无声息离开了房间。

今天晚上颇不正常，天上没有一点星光，月亮从云缝里挤出几丝微弱而凄凉的光来。

王子从小生长在城里，所以每一处地方都相当熟稔，他数着石阶的数目，一直向着高台方向狂奔过去。

霍拉旭已经站在高台的石阶下等候多时了。

“是王子殿下吗？”

“你是霍拉旭！辛苦你了。”

“两位军官也早恭迎你了。” · 29 ·

“啊！那太好了。那么，就上去吧！”

设中的石阶是靠着岩壁筑成的，曲曲折折地扶摇直上，好像永远没有止境似的。

少尉在最前面充当先锋领路，第二个是王子，第三个是霍拉旭，中尉在最后面，他们四个人一声不吭，只是气喘吁吁地专心致致地爬向峭楼上去。

“啊！我们总算到达目的地。”少尉用矛代替着手杖撑着地，一边儿停下脚步休息，一边儿这样嚷着。

风和海好像在发生争夺战争，发出哗哗的浪声。

“哎呀！风这么猛，而且又这么阴冷，连牙齿都在打颤了。”

“王子身子颤颤地说。

“请殿下当心身体，可别着凉啊！……到那边墙壁角下去吧！那个地方风还小一点儿，稍稍暖和点。”霍拉旭将王子带到昨天晚上他们三个人所坐的那块地方。

墙壁的影子遮住那仅有的微弱月光，角落中，一片漆黑迷离。

四个人缄默不语，屏声敛气，心无旁骛地等着鬼的出现。

王子直睁双目，紧盯住那鬼出现的地方。可是等候良久，毫无所得。因此，霍拉旭等三个人的话，不得不使王子疑心再起。